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。
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
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
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
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。
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
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天馬行空

我一向喜愛閱讀國家地理雜誌，四月號的封面特別吸引，十多座超級望遠鏡的天線陣散聚在沙漠上，對着皎潔明月，萬里無雲。今期的封面主題是：宇宙起源「How our Universe Began?」，而這張圖片就是在智利北部的阿他加馬沙漠拍攝。很多人不知道智利獨特的山勢、乾旱的氣候和近乎零的光污染，造就智利成為國際最具規模的天文學中心，全球超過一半最先進的天文學觀測設備落戶在此，而過百位來自美國、歐洲、亞洲和當地的天文學專家和研究人員匯聚這裏，為揭開宇宙的奧秘而努力。

今期雜誌的封面圖片似曾相識，果然當我細閱主題文章後，發覺這就是阿他加馬大型毫米波天線陣（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 Array，簡稱ALMA），是目前全球最大規模的超級毫米波望遠鏡。這個大型的天文計劃，是由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委員會（NSF）、加拿大、歐洲、日本、台灣和智利本地的科研機構共同支持和資助。早於二〇〇六年，我擔任NSF的助理會長，初次踏足智利北部海拔約一萬六千四百呎阿他加馬沙漠，那裏空氣十分稀薄，人迹罕至，只是一片無盡的沙丘，由於全年超過三百天是無雨，天空分外清朗，舉頭一看，繁星點點，就好像走進了銀河系，簡直扣人心弦，大自然的魅力吸引千萬人窮其一生探求宇宙的奧妙。

我雖然不是天文學家，卻透過代表NSF，有機會參與ALMA的規劃、訂定目標、人事任命和聽取進度等，ALMA偉大的工程耗資約十三億美元，共有六十六座超級天線，每座直徑十二米，重量超過一百噸，透過波長採集重要數據，藉以瞭解宇宙的起源。

香港的大學並沒有提供天文學本科課程，智利這個天文學「朝聖地」與香港學生又有何關係？其實，天文學對解決一個根本問題：宇宙起源，提供重要線索，這個終極問題一直引人入勝。最典型的例子是科大的高等研究院在二〇〇六年成立的時候，邀請了著名物理學家霍金教授到校園主講「宇宙的起源」，二千多人湧到大學校園，擠滿了整個體育館。二〇一二年CERN（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）宣布發現「上帝粒子」，在CERN致力研究超過三十五年的John Ellis教授應科大邀請主持講座，同樣是座無虛席，足見天體物理對香港學生甚具吸引力，而每逢香港出現特別的天文現象，都見到大批天文學「發燒友」出動。

大學教育絕不單是職業訓練，作為教育工作者，我們有責任讓同學突破知識的疆界，跳出井外觀天，今天，大家都在談論創新，也許非一般的觸動能夠引發天馬行空的創新意念。東